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醉石」印證陶淵明詩酒人生

「八一」前夕，應戰友之邀，專程前往位於廬山南麓溫泉鎮「陶淵明文化主題酒店——醉石溫泉」參加戰友聚會，發起者把我安排在「8613」客房。從連隊開始四度共事的老戰友黃毛祥入內參觀後開玩笑說：「你這是總統套房呀！」這話雖然有點誇張，但內部設施好的不說，室外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且可透過玻璃牆，居高臨下欣賞優美風景。當不遠處半坐半臥，微微翹首目視遠方，右臂支撐在一塊石頭上，靠近肘部處放着一把酒壺、一隻酒杯的陶淵明雕像進入視線時，我兩眼一亮，想起陶淵明與醉石的千古傳說。

醉石，安身於廬山南麓。從廬山市市區出發，沿環山公路右側「陶淵明文化主題酒店」看板右拐，前行約一公里，一塊巨石橫臥在山谷間、小溪旁。相傳，此石乃五柳先生醉後高臥之處，亦即醉石，也叫砥柱石。石上刻有朱熹題寫的「歸去來館」四個大字。想想看，眼前碧草青青，周邊綠樹蔥蔥，耳邊流水潺潺，醉臥其上，何其愜意、何其悠哉。無怪乎，有人不無誇張地說，醉石之上至今還能看到陶淵明當年留下的「臥痕」。清朝大才子袁枚有詩曰：「先生容易醉，偶爾石上眠。誰知一拳石，豔傳千百年」。這些傳說與詩句，從側面印證了陶淵明的詩酒人生。

陶淵明（約365—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諱「靖節」，號五柳先生，尋陽（今滄陽）柴桑人，東晉末南朝宋初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1959年，毛澤東在《七律·登廬山》尾聯中寫道：「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透過這兩句，不難看出身為詩人、領袖的毛澤東，來到與陶淵明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廬山時，心中或多或少有點懷想、感慨的情緒。

陶淵明，生於廬山、長於廬山、逝於廬山。他的創作實踐，多以廬山為背景、以自然為主題。他所引領並開創的田園詩風，影響了他以後的整個中國詩壇。因而，他成為東晉田園詩派的創始人，廬山也因此成為田園詩的誕生地。陶淵明在廬山的懷抱裡生活了一輩子，但在他留下的125首詩篇中，沒有一首出現過「廬山」二字。這是為什麼？原來，他是用自己的獨特方式——借「南山」「南嶽」「南阜」等名詞——寄託對廬山的情、表達對廬山的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便是生動的「證據」。

陶淵明一生，既愛詩，也愛酒。有人說，陶淵明因為應酬多，喜歡上了喝酒。我想說，陶淵明因為煩惱多，而喜歡上了酒。正所謂，借酒消愁。陶淵明面臨的憂愁煩惱，委實不少。陶淵明二十歲那年，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直到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歲的他，才第一次出任任江州祭酒，不久便不以為然，辭官歸家了。五年後，隆安二年（398年），陶淵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400年）奉使入都，五月從都還家。一年後，因母喪回尋陽居喪。三年丁憂期滿，陶淵明懷着「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任鎮軍將軍劉裕參軍（將軍府幕僚，相當於七品）。這時，他的心情頗為矛盾——本想為官施展才幹，一展宏圖，可真正出仕後，卻仍舊眷念着田園生活，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感歎：「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

義熙元年（405年）三月，安帝反正，江州刺史劉敬宣自表解職，身為其建威參軍的陶淵明經錢溪使都。他在途中所作的《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中感歎：「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就這樣，動盪於仕與耕之間長達十多年，他既厭倦了，更看透了官宦生活，心中能不煩惱，能不喜愛上酒？是年秋天，為了養家餬口，陶淵明不得不來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秋去冬來，到任八十一天時，尋陽郡派遣督郵前來檢查公務。這次所派的督郵，是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澤，就差縣吏去叫縣令來見他。陶淵明一向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加之有縣吏對陶淵明說：「參見督郵要穿官服，並且束上大帶，不然有失體統」，陶淵明一聽，火冒三丈，為五斗米折腰，老子才不幹呢！陶淵明之舉，堪稱「貧賤不能移」的範本。

史料表明，陶淵明是古代一位飲酒、作詩、耕讀三不誤的「超級酒仙」。在他留下了的120多首詩篇中，「沽酒」者多達五十餘首，差不多佔到他詩歌總數的一半。不僅如此，他的許多名句，都與飲酒有關。也難怪，陶淵明一生，總是處於對酒留戀渴求的狀態。他曾在《自輓歌辭》中感歎：「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而在《飲酒》序中，他則坦言：「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這裡的「名酒」，是何種酒不得而知，但只要得到，就連夜開懷暢飲。字裡行間，透出一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氣概。



酒能養性，酒可助興。古往今來，多數文人與酒都有不解之緣，留下許多與酒有關的名句。實事求是地說，陶淵明一生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酒既是他的生活需求，酒又是他一生的留戀，酒更是他創作的靈感。他在《乞食》中說，「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五柳先生傳》則說，「酣醺賦詩，以樂其志」。在《自祭文》中也有「採芹穹廬，酣飲賦詩」的句子。這些都說明陶淵明酒後，更能啟發寫詩行文的雅興，更能開啟思維的開門，從而催生詩韻與酒韻的共鳴。不過，陶淵明並非整日泡在酒精裡、沉在醉鄉中。王謐曾說：「靖節飲酒是有節制的，絕不會有昏酣少醒的情形。」他自己或友人，也從沒留下過陶淵明醉酒失態的記載。可見陶淵明的許多詩包括飲酒詩，不過是「借酒發揮」，批判是非顛倒的社會，揭露昏暗世俗的污濁，表現詩人的憤懣與不平。同時，也彰顯了作者退出官場後輕鬆愉悅、怡然自得的心情。另外，從當時極度黑暗的社會背景分析，不排除陶淵明借酒以明哲保身。他在《飲酒》詩的末尾寫道，「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這哪裡像喝醉酒的人說的話。酒能壯膽。陶淵明真要喝醉了，哪裡知道何為「謬誤」，更不會求人「寬恕」了。用蘇東坡的話說：「若已醉，何暇憂誤哉？」史料表明，陶淵明愛喝酒，不同於魏晉名士，飲酒只是本性所好罷了。陶淵明飲酒，既不張揚，也不風流，反倒因為家境貧窮，往往窘相畢露，但他從不在意別人的看法與態度。正因他不矯情、不做作，率性且曠達，反而得到親朋好友的理解和寬容，贏得後人的喜愛與懷念。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的陶淵明，青年時代也曾有過「猛志逸四海，奮翮思遠翥」的大志和「大濟蒼生」的抱負，且曾做過幾次小官。但因為人直率、個性清高，與污濁的官場風氣格格不入。所以，每次為官的時間都很短。縱觀陶淵明一生，與詩和酒結下不解之緣。他生前有詩曰：「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嚴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今天看來，這不正是陶淵明那不折腰、不媚俗詩酒人生的真實寫照麼？

書若蜉蝣

葉輝

九龍仔與福德古廟

話說九龍仔就在九龍城與九龍塘之間，昔日此一地方即為對衝道與蘭開夏道一帶一稱之為九龍仔村；查實《新安縣志》早就已有九龍仔的記載了，其時範圍包括今日窩打老道以西的大坑東一帶，而其時九龍塘僅為九龍仔西南（今大坑東一帶）的小地方，當中有一個池塘，故此就命名為九龍塘了。

或者可以想像，就在這條大坑所流經的一小塊地方，那就是九龍仔了；依稀記得從前也曾匆匆翻閱一本由街坊口述而成的書籍，當中就有舊照片，當中顯示，在九龍城與九龍塘之間，傳說當時的地方官員在地圖上看到此一並無名稱的小地方，看來就活像由兩名成年人與一名小童手挽手而行，此所以就稱此為九龍仔了；且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九龍塘就將九龍仔一分為二，以東的九龍仔公園一帶，以及九龍塘以西大坑東邨及南山邨，遂稱為九龍仔了。

較為年長的街坊仍然將大坑東邨及南山邨一帶稱為九龍仔，「深水埗南山區九龍仔大坑東西又一潮涌備孟蘭勝會」就曾一度在大坑東公園舉行，不過，由於九龍仔之名的歷史演變其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悉，而大坑東邨與南山邨一帶由於建有石硤尾地鐵站，石硤尾逐漸取代九龍仔而成為當地通俗地名。

此所以使用九龍仔名稱的地方並不多見，除九龍仔公園以外，即為九龍仔福德古廟以及九龍仔業主會了；九龍仔福德

古廟在石硤尾棠蔭街，窩仔山（網民多稱之為主教山）山腳，入口處就在棠蔭街大坑東社區中心旁的小路；福德古廟現址從前就為窩仔山寮屋區，及至寮屋區清拆之後，遂成為碩果僅存的建築物。

九龍仔福德古廟為私人廟宇，廟中供奉諸神，已有逾五十多年歷史，此一廟宇其實塗上深紅色，儘管並不像華人廟宇委員會所管理的那麼富麗堂皇，廟內神像俱排列得井井有條，倒也不失其淳樸風貌；由於福德古廟可通往主教山，街坊常經過，廟外有榕樹娘廟，以前有一棵老榕樹，上面寫有榕樹娘，其後為颶風所侵襲，將老榕樹吹倒了，遂建為榕樹娘廟。

九龍仔當中有一小山丘，原名稱之為九龍仔山；上世紀五十年代啟德機場跑道展開延長工程，因九龍仔山位於13跑道降落航道之所在，故此就被塗上紅白相間的方格圖案，以此引導機師，由於巨型棋盤形方格圖案遠看非常醒目，遂被當作地標，而附近居民亦稱呼九龍仔山為格仔山；其時由於安全理由，小山丘一部分被夷平，所得沙石用於在九龍灣填海興建跑道，而其餘土地則用以興建九龍仔公園了。

距離聖德肋撒教堂不足兩公里之外，連綿山崗及古老村落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消失；幾近夷平的礦石山下，村徑與農圃間有一條古老鄉村。

在老照片中，遠方的港島柏架山及畢拉山俱顯示攝於九龍東北，如今已變作三合土森林了。

詩詞偶拾

鄧俊華

夏日抒懷

庭前荔熟聽蟬聲，堤綠風和柳拂輕。晨泛香妍花近蝶，夜沉閃爍芥穿螢。連天沃野黃金穗，雜果盈枝碧玉晶。炎日光環通帶路，圖強華夏業中興。

早茗

一壺佳茗伴清晨，水沸香騰品位甘。少啜怡情貧亦樂，不須名釀識山珍。

豆棚閒話

從社交媒體看信息，我常有一個不羈念頭：向國際奧委會建議，把抬槓作為體育項目進入奧運會。因不論任何話題，總有「槓精」能視角清奇地找到反駁點，與人爭辯為樂，且不以為倦。假如抬槓成為一個競技項目，一定能決出許多冠軍。

抬槓是一門很古老的語言藝術，莊子與惠施「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就是最早的抬槓。不過，這是有文化的抬槓，與現在很多人無論說什麼幹什麼都要想辦法讓別人不舒服，話裡話外夾槍帶棒與人興致，是兩回事。「槓精」挑戰找茬不同於文藝批評，也不同於正常的觀點討論，即使在見解沒有太大分歧的情況下，槓精都會語帶諷刺地加以打擊，用話語壓制他人獲取優越感，純以對人為樂。就像網絡流行語說的：「哪怕你擁有了詩和遠方，槓精也會對你遠遠詆諆！」

我少年時曾是金庸的書迷，但我對周伯通、包不同、桃谷六仙這些抬槓成癮的人，一直都不喜歡，雖然這些人物對小說的情節氣氛起到了很好的活躍作用，但每次看到這

槓上開花

青絲

些槓精，心裡總是咯得慌。因為他們呈現出的是一種不可控的反常人格，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遭到他們攻擊。心理學說，說話做事習慣以自我為中心、分不清與他人界限的人，行為方式就像一個成年兒童——雖然身體已經成年，心理仍處於嬰兒期。周伯通、包不同、桃谷六仙，都非常符合這些特徵。

現實裡也經常遇到槓精，其中一些人本性並不壞，甚至還很樂於助人。但槓精大都比較自戀，有着超大的自我，所以他們在對人之際總是理直氣壯，從不認為自己在抬槓。我有一個朋友，無論什麼人、也無論什麼事，隨時都能與人槓上一百回合。他的經典事跡是有一次與哥哥到海南做生意，兩人為了小事抬槓，又棋逢對手，難分軒輊，最後一氣之下，做到一半的生意也直接撻挑子，抬腳就回來了。能夠放任經濟損失也要槓下去，可謂不折不扣的「槓上花」。

現代網絡交流，身份的界限被消弭，每個人都是在平等條件下對話。但很多人又缺乏基本的閱讀理解能力，或為了逞一時的口舌

之快，並不關心事實的真相，以及觀點的正確，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以抬槓懣人尋找歸屬感和存在感。當然，這也是文化傳承的。宋人許顛（yī）在《彥周詩話》裡批評杜牧的《赤壁》詩「銅雀春深鎖二喬」，說「社稷存亡都不問，只恐被捉了二喬，可見不識好惡」。清代《四庫全書》為杜牧鳴不平，說許顛顯刺杜牧作詩不說社稷，唯說二喬，他不知道大喬是孫策的妻子，小喬是周瑜的妻子，二喬若被虜入魏，不就是吳國社稷覆亡的象徵嗎？所以說，因自身理解模糊或信息不足，就妄加評論，其實是一種無知的自信。

槓精是自媒體時代下無法治癒的心理病人。熱衷抬槓的人，往往與尋找真相、觀點碰撞無涉，更無對自己的語言負責的意識，不在乎口無遮攔的表達可能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或由此形成的心理傷害。被泛娛樂主義浪潮裹挾的槓精，不知道以毒舌懣人為樂，也會殺死自己人性中的一些美好東西，既損人又不利己，所以才會對成人之惡有着濃厚的興趣。

浮城誌

星池

必經過程

天剛破曉，吃過早餐，然後徐徐把浴室的東西搬出，整齊地讓它們暫堆在客廳一角。拿出舊報紙，找些殘破泛黃無法再用的衣物毛巾，將層架及零碎物品蓋好。略為空洞的浴室，奏出久違的回音。時間恰好，門鈴在此時響起，裝修師傅準時來到。在他放置工具的時候，我用浴簾當作屏障，分隔客廳與門口至浴室的位置，阻止沙塵飛進屋內各處。和裝修師傅再次確認細節，選定顏色，須臾，轟隆響起，小工程正式展開。深深感到，家有長者，拆掉浴缸，改成企缸，實屬必經過程。

之外，為了大減發生意外的風險，以免長者踏入絆倒浴缸邊這個家居陷阱，險象環生，縱習慣使用浴缸沐浴，也須令浴缸變為企缸。人漸衰老，不一定悲哀，依舊能活得快樂，卻是必經過程。

數天過後，工程完成。快將告別洗澡不便的日子，卻先要把門口至浴室清潔妥當。縱使已盡量用舊布或報紙鋪蓋地方，鑿走浴缸及搭建企缸之時，揚起的灰塵難免散落四周。戴上口罩，多次掃地，清走遺留的碎粒，然後用拖把抹去地板的塵沙，來回數次。跟隨開始清潔浴室各處，牆身、層架、鏡子等，擦洗乾淨。最後終於可把物品悉數放回原來位置。細看眼前的企缸，鋪上一塊塊防滑地磚，簇新亮麗，更為舒適。花去幾個小時清潔及整理，極端疲累，令人明白，即使是小裝修改建之後，辛苦打掃也是必經過程。

遊蹤

一碑一樹壯雄關

吳異民

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號稱綿延萬里，是巍巍中華歷史上的一座屏障，更是一道民族精神之脊樑。山海關早已過去，瞻仰其雄姿之餘，尋思什麼時候也去登臨一下直插大漠西端的雄關嘉峪關，今年初秋，由家人陪同，得以此夙願。

出嘉峪關市數公里便遙遙望見了那關隘城樓的飛檐挑角，心為之怦然，這便是被古詩詞詠唱過無數遍的邊關啊，雖然她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但作為邊關的象徵應是歷史悠久而達永恒，它是明長城最宏偉的關隘，舉世聞名。

下車進嘉峪關。這嘉峪關由內城、外城、羅城、甕城、城壕和南北兩翼長城組成，全長約六十公里。長城城台、墩台、堡城星羅棋布，由內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線組成重疊並守之勢，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防禦體系。便是這三座間隔有距的雄偉城樓和銜接城樓的城牆就給人以視覺的衝擊力、心靈的震撼力。有同遊的年輕人以為不然，說是這樣的城樓城牆多去了，現在哪座城市沒有這般新建的城樓城牆，有的還比之精緻軒敞得多呢。我說，小哥哥小妹妹，這可是原汁原味歷經六百年滄桑的，有過無數可歌可泣故事的建築啊，炮彈轟擊過，煙熏火燎過，箭鏃刀戟砍擊過，是成邊壯士英勇抗敵殉難處，流放志士登臨詠歎處……普天之下鮮有哪座城

樓哪道城牆可與之比肩。同遊的年輕人聽我這麼一說，方始感覺到了些分量，感覺到嘉峪關的莊嚴肅穆厚重。怎麼不厚重呢？你只要登臨城樓放眼望去，關內綠意葱蘢，市肆繁盛，關外重岩疊嶂，沙漠滾滾。誠然，關外如今也在起著變化，但畢竟與關內不同啊，還有，關內關外早就是一統華夏天地啦；放目處，城牆內蒙古包式的兵營、炮座都在訴說着當年的壯懷激烈，連列隊而過的穿着鎧甲的「兵丁」以及同樣穿着鎧甲照相的遊人也給人以歷史的穿透感。

我在嘉峪關景區尋尋覓覓，意圖尋覓到更有說服力的點點滴滴，哪怕一草一木，哦哦，天遂人願也，終於在景區的出口處尋覓到了最具有分量的砣碼，那便是一塊碑和一棵樹，並且這一碑一樹兩道相對，頓使巍峨的嘉峪關愈加出彩。

碑乃「林公碑」，是一塊巨型的玉石上鑿刻的由毛澤東手書的林則徐詩《嘉峪關感賦》：嚴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關遙連秦樹直，綠垣斜壓隴雲低。天山峻削摩肩立，瀚海蒼茫入望迷。誰道崑崙千古險？回看只見一丸泥。毛澤東堪稱一代偉人、詩詞大家，能入其法眼的歷代詩賦詞章寥寥無幾，能令他感動並揮毫書寫者更屬罕見，唯林公則徐的嘉峪關詩讀

他詠歎感動而不能自己，如椽巨筆乃一揮而就成就了這千古名景啊！須知，這除了林則徐係有清一代名臣、民族英雄，此詩乃他謫居伊犁途經嘉峪關有感而發外，嘉峪關的厚重歷史感亦令偉人心宇浩茫、情繫萬里。詩中的「秦樹」啊、「隴雲」啊，皆祖國大好河山的象徵，秦中「崑崙」二關縱然險要，但在嘉峪關上回望，如同「一丸泥」一般的渺小，嘉峪關端的是大氣磅礴，雄偉壯闊啊！竊以為「一丸泥」是林公詩的詩眼，也最能觸發大詩人毛澤東的博大襟懷。我在毛書「林公碑」前佇立良久，心馳神往。

「林公碑」對面有一棵粗壯的楊樹同樣令我肅然起敬，此樹就是聞名遐邇的「左公楊」。（也作「左公柳」）左公者，亦有清一代名臣、民族英雄左宗棠是也。稍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左宗棠萬里西征收復新疆的不朽史詩，左季高統帥部曲抬棺西征，不歸歸疆土誓不班師，沿途還栽種下了成千上萬棵楊柳，連結起中原和邊陲的一道綠色長城。一百幾十年光陰流逝了，部分「左公楊」頑強生存下來了，嘉峪關畔的這一棵便是其一。我觀此樹，雖跡跡重重，卻依然鬱鬱蔥蔥，那是蘊涵了左公及千千萬萬西征將士精魂的緣故啊，它和大漠深處、西北邊陲許許多多的同伴一樣，綠了乾坤、壯了山河，是歷史的偉大見證。